

戏曲剧目选

彩虹

(豫剧)

山歌剧原作 夏 汝

13
1965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

1965年10月

人 物：彩 虹——十九岁

雁 姐——二十五岁

胡 标——二十五岁

白匪军排长

白匪兵若干人

时 间：一九三五年秋夜。

地 点：闽粤边界的地下联络点。

布 景：舞台半边是紧靠悬崖的一所小房，看到的是房子的外室，有一门通内室，一门通屋外。靠台前边幕是通后房的通道。室内有大水缸及桌凳等摆设。墙上挂有竹篮。屋后是悬崖，但有隐蔽小路一条。舞台的另半边是通山下村子的山道。远处崇山峻岭。

〔幕启：彩虹在屋内油灯下编织竹箩，屋外风雨交加。〕

虹：唉！

（唱）山林呼啸风雨狂，

红灯伴我度夜长，

夫妻共守交通站，

赤心一颗化桥梁。

近日来白匪搜查紧，

标哥十日未回乡，

我朝编竹箩到日暮，

夜织焦虑待朝阳。

标哥呀！

（唱）莫非你信儿没送到？

莫非你路上遇豺狼？

信儿虽小泰山重呵，

刀山拦路莫徬徨！

（远处传来隐约枪声）咦，枪声？

（唱）深山雨夜枪声鸣，

莫不是标哥回家遇敌人？

枪声响在风雨里，

子弹打在我的心！

（开门观望，侧耳细听，屋外唯风雨声）唉，是我听错了！

（唱）夜雨呀你莫这样大，

山风呀你莫这样狂，

月亮你快照亮羊肠路，

接他快些回家乡！

（回到屋里，扭亮油灯）

彩虹我一心为革命，

灯儿你也一心为光明，

我俩同心要同愿，

一同等哥到天明。

（哼着，哼着，又编起竹箩来。）

〔雷鸣电闪，雁姐奔上。她手持短枪，手臂负伤。

雁姐：（内唱）

雷鸣电闪雨狂倾，（上）

前临深谷后有追兵，

不如回头拼性命，

为革命岂能怕牺牲！

（欲回又止）不，不能，不能啊！

（唱）交通线内出叛徒，

疑云重盖未查明，
情况紧急不容缓，
县委才派我赶夜程。
我若莽撞去拼命，
谁到闽西报急情？
多少同志性命在我手，
是生是死任务要完成！

（昏眩）啊！天旋地转，头重脚轻，难道我走不了啦？

伴 唱： 雁姐呀，雁姐呀！
闽西已经在前面，
怎能近岸让船翻？
大江无渡你要过，
高山无路你要攀！

雁 姐：（唱）大江无渡我要过，

伴 唱： 你要过！

雁 姐：（唱）高山无路我要攀！

伴 唱： 你要攀！

雁 姐：（见小屋，灵机一动）啊！我还是打门找群众，问路
奔下青石岭吧！（敲门，伤疼发作）

彩 虹：（闻敲门声大喜）呵，标哥回来了！（开门发现雁姐
一惊）啊！你是谁？

雁 姐：我，我……（昏眩）

彩 虹：（扶住雁姐，发现她臂上血迹）血！

〔远处狗吠声骤起。〕

彩 虹：（一看）啊，白狗子！（自语）她一定是自家人！
（向雁）大姐，白狗子追来了！

雁 姐：（闻语一看彩虹）是呀，白狗子把我打伤了。大姐，
哪里有路，可下青石岭？

彩 虹：走不得了，快到屋里去！

雁 姐：不！（要走）

彩 虹：（焦急地从内心迸出一声）同志！

雁 姐：（感到突然）啊？

彩 虹：你放心，我有办法应付这些“刚千刀”的，快到屋里
去！

〔彩虹扶雁姐入屋，关门，移开屋角大水缸，扶雁姐
入密洞。一想，又取下墙上当危险讯号的竹篮，开门，把
竹篮挂在屋外门上，复关上门。

〔白匪军排长带匪兵追上。

匪兵甲：报……告排……长，追到这青……石岭上，没……有
去路，又没……人影。

匪排长：啊！

（唱）前面无去路，
旁边有深渊，
井里撑船她没路走，
难道插翅飞上天！
捉住一个活共党，
上面赏银三百圆，
肥肉到嘴若溜掉，
砍你狗头油锅煎！

匪兵甲：是，是！报……告排……长，一定躲到屋……里……

匪排长：搜查！

匪兵甲：（打门）开……门！开……门！

彩 虹：谁呀？

匪兵甲：老子是谁，你还管得着？快开！

彩 虹：哎，就来啦！

〔彩虹开门，匪排长与匪兵甲入屋。〕

彩 虹：唉哟！半夜三更，你们干什么来呀？

匪排长：他妈的，还装傻！你把人藏到哪里去了？

彩 虹：哦，你们找人哪！找的是什么人呀？

匪排长：我要捉个女红军！别废话，来，给我搜！

彩 虹：（拦住）哎，长官呀！

（唱）要吃西瓜园里寻，

要吃桃子进桃林，

莫到瓜园摘桃子，

我家哪有女红军？

匪排长：嘿嘿嘿！

（唱）哪有鸟飞不见影，

哪有吃鱼口不腥，

如若没藏共产党，

老子要搜你何必惊！

彩 虹：（唱）平时做事不亏心，

怎怕半夜鬼叫门！

长官呀！

单筷食藕专挑眼，

你分明是借故搜金银！

匪排长：住口！嘿嘿嘿，我一看样子，就知道她躲在这里。给我搜查！

〔匪排长等分头里外搜查。〕

彩 虹：（唱）一见白匪我怒火烧，

伴 唱： 怒火烧！

彩 虹：（唱）恨不得把他剮千刀，

伴 唱： 剮千刀！

彩 虹：（唱）只怕藏人露了底，

伴 唱： 须防露了底呵！

彩 虹：（唱）咬紧牙根……

彩 虹： 咬紧牙根饶他这一遭。

匪兵甲：（从内室搜毕出来）排长，连壁……缝都……搜了，
没……有。

匪排长：（扫兴地）他妈的，我一看样子，就知道没有！

匪兵乙：（出现在门口）报告排长，山下有狗吠声！

匪排长：混賬，快追！

〔匪兵们从原路下。

匪排长：（慌忙出门，头碰在门上，手电棒掉下地）哎哟！

〔匪兵甲闻声回头给匪排长拾手电棒。

彩 虹：长官呀，莫看木粗梁矮，门可牢固，你小心莫撞破头
呀！

匪排长：他妈的！

匪兵甲：（发现地上血迹）呃！排……长，血……迹……

匪排长：啊！（夺过手电棒照着）

彩 虹：（同时地）啊！

匪排长：（向匪兵甲）都给我回来！

匪兵甲：（向匪兵们去处）都……给我回来！

〔匪兵们回来了。他们又开始搜查。

伴 唱： 啊……

一波未平一波起，
斑斑血迹招了疑，
彩虹彩虹快想法，
千钧一发燃眉急！
彩虹彩虹快想法，
千钧一发燃眉急！

彩 虹：（唱）彩虹我该怎么办，
哪有妙计退仇敌？

匪排长：（唱）真真奇来真真怪，
和尚寺里有肉卖，
没藏受伤共产党，
斑斑血迹从何来？

（向彩虹）嘿嘿嘿！我一看样子，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人呢？

匪兵甲：排长，这血，通……到这里（指缸边地上），没……啦！

匪排长：（怀疑人在缸里）原来躲在这里！嘿嘿，来人啊，对准目标，预备！

〔彩虹误会目标被发现，想与白匪们一拼，悄悄摸起劈竹刀，向匪排长背后靠拢。〕

〔匪兵们枪口纷指水缸。〕

匪排长：你这共产婆，快缴枪！不出来，老子要开枪啦！

〔匪兵甲在匪排长示意下，用枪尖挑开缸盖。〕

匪排长：（伏在地上）不要动！

〔彩虹明白地洞未被发现，灵机一动，趁匪兵们伏地

之际，举刀把手一割。

匪排长：（发觉缸里空无一物，呆若木鸡）这是怎么搞的？

彩虹：（弃刀趋前舀水给匪排长）呵，原来长官想喝水！

匪排长：（挥手打掉水瓢）去你妈的！

彩虹：（故意惊叫）唉哟！血才止住，可又流啦！

匪排长：（抓住彩虹的手，愕然）啊，你这手……

彩虹：（挣脱）怎么，我这手犯了法啦？

（唱）早编竹箩晚编帽，

哪天不挨几次刀？

不知手上挨刀割，

犯了国法哪一条？

匪排长：（看看地上血迹，迷惘地）这血……

彩虹：（唱）利刀破竹割伤手，

怎能叫人血不流？

流血不往地上滴，

难道流上屋檐头？

匪排长：（失望，恼羞成怒）住口！当心老子给你一枪！

匪兵甲：咳！真是狗咬月亮，瞎张狂！

匪排长：他妈的！我一看样子，就知道没有。走，追三百块光洋去！

彩虹：急什么呀！人走了就算了，喝碗茶再走……

匪排长：混賬！快追啊，快！（赶匪兵们从原路下）

〔彩虹松一口气，取下讯号篮，关上门，从密洞扶出雁姐。雁姐听了听屋外动静。

彩虹：白狗子走了！

雁姐：（激动地扶着彩虹受伤的手）我全听见了！为了我，

你……

彩虹：没什么。

雁姐：真多亏你，冒死把我救了！

彩虹：好险呵，真是头发丝上吊油瓶，虽然不断叫人惊。你伤得厉害吧？来，我给你包扎。

雁姐：不，白狗子走了，我马上就走。

彩虹：哪里也走不了。下这么大的雨，山洪暴发了。（推开小窗）你听！

〔传来山洪咆哮声。〕

雁姐：山洪不是滚油汤，说什么我也得走呀！（开门要走，忽觉一阵昏眩）

彩虹：（扶住雁姐进屋，关门）大姐！山洪虽然不是滚油汤，可就象从半天泻下来一样，插翅也飞不过呀，何况你又受了伤。坐下来，我给你包扎。（给雁姐扎伤，忽觉雁姐面熟）啊！我，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你！

雁姐：（抬头注视彩虹）你……

彩虹：你可知道有个叫方大忠的？

雁姐：你是赤卫队方队长的女儿——彩虹？

彩虹：雁姐，真是你啊！（二人拥抱）

雁姐：（激动地）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啊！阿彩，你长大成人了！

彩虹：唉！

（唱）对面相见不相认，

原来相逢是亲人，

数年相别难相忘，

几度梦里共谈心。

常想当年在家乡，
同志姐妹情谊深，
教我立志闹革命，
教我打枪杀敌人。

雁 姐：是啊！

（唱）你妈常为红军去送信，
爹是赤卫队的带头人，
赤胆忠肝照日月，
一片丹心向红军。
自从相别到如今，
我日牵肠来夜挂心，
不知伯父可康健？
伯母何处把身存？

彩 虹：（唱）历历往事永难忘，
血海深仇恨满腔！
那一天，妈妈带我去送信，
乔扮走亲过哨岗。
可恨叛徒去告密，
母女双双陷豺狼！
妈妈吞下密信破口骂，
白狗的刺刀戳破妈肚肠；
一脚把我踢下万丈崖，
万丈崖上刻下仇恨万年长！
多亏松树救彩虹，
爬回村来只见大火光，
树上挂着爹爹的头，

地下砸断爹爹的枪。
我搥破青山没人应，
我踏遍丛林亲人影渺茫；
我象风筝断了线，
我象孤舟漂海洋。

雁 姐：唉，彩虹妹，已经三年了！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彩 虹：三年了！这三年啊，我走尽饥荒路，受尽人间苦，后来遇见标哥……雁姐！我，我和标哥结了婚了。他在山下村里教书，也在干革命工作啊！

雁 姐：好呀！彩虹妹，我真太高兴了！哎，他呢？怎不见？

彩 虹：他呀，他有任务出去了。唉呀！只顾着说话，把正经事都忘了。来，快到房里，把湿衣服换下来。

雁 姐：不！（稍一考虑，决定求助）彩虹妹，队伍内出了问题，事情十分紧急，我身挑重担，才连夜赶去闽西，不能停留呵！彩虹妹，赶快帮我寻路呀！

彩 虹：呵，是这样啊！雁姐，口渴喝不了滚汤，山洪拦路，就是拼了性命，也过不了呀！

雁 姐：（自语）是呀，安危不是我一个人，如果莽撞出了事，谁传急信到闽西？

彩 虹：雁姐，闽西就在前面。等明早山洪退了，我带你去！

雁 姐：（无奈何）好吧，我就歇一会儿再走。

彩 虹：来吧，到房里休息去。（扶雁姐入卧室下）

〔胡标心事重重上。〕

胡 标：（唱）雨过云浮月半藏，
星夜回到家门旁。
往日回来心欢喜，

今日回来心里慌。

但愿逢凶化吉祥，

跳出苦海有春光，

从今两脚向后转，

小鬼也能升城隍。（打门）彩虹，彩虹！

彩虹：（从卧室闻声上，警惕地）谁呀？

胡标：是我呀！（有节奏地敲门）

彩虹：呵，是标哥！（喜出望外，急开门）标哥，你到底回来了！（深情地）唉，你瘦多了，身体不好吗？

胡标：（心不在焉）不，没什么。

彩虹：你神色可不好呀！你怎么啦？

胡标：我，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彩虹：嗯，还说没什么，没什么！标哥呀，你说五天就回来，一去十天不见人，我就怕你出了事，没有完成任务啊！

胡标：我送信走远了。唉，我累死了，你让我睡吧！（要进卧室）

彩虹：（拦住他）等一等，房里有客人。

胡标：（一愣）有客人？

彩虹：嘘！小点声，人家刚刚睡着了。

胡标：哪里来的？

彩虹：是山下来的呀！

胡标：呵！是男的，还是女的？

彩虹：是个女同志。

胡标：叫什么名字？

虹：叫雁姐。

胡 标：带枪没有？

彩 虹：当然带了，用不着为她担心。

胡 标：她的任务是什么？

彩 虹：（自豪地）她去送信，半路上遇到白匪军，臂上受了伤，凑巧逃到这里，是我把她救了的！

胡 标：（自语）是个过路的？去送信……哎，她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

彩 虹：她有急事去闽西，明早我就送她走。

胡 标：去闽西干什么？

彩 虹：听说是队伍内出了问题啊！

胡 标：出了问题？（一想，吃惊，旁白）啊，难道上面发觉我了？（向彩虹）她是不是说出了叛徒？

彩 虹：什么叛徒？

胡 标：（急掩饰）呃，我，我也不知道呀！

彩 虹：（自语）出了叛徒？是呀，难怪雁姐那么着急。该杀的叛徒！

〔胡 标一震。〕

彩 虹：哎！你怎么啦？

胡 标：我累死了，眼睛睜也睜不开。

彩 虹：睡吧，睡吧！就在后房里，将就睡一夜，嗯？

胡 标：好吧，你快睡去吧！

彩 虹：唉，你在外面受累了！明早把家里那只鸡杀了，给你和雁姐补养补养，好吗？

胡 标：嗯。快去睡吧！（下）

〔彩虹在厅上给雁姐放哨。〕

彩 虹：（唱）雁姐雁姐你睡安稳，

今夜晚彩虹给你看守门，

单等月斜山洪退，

送你传信离山村。

行路最好是四更过，

踏遍青山无别人；

路滑天黑我扶你，

山高无路我会寻！

伴 唱：路滑天黑我扶你，

山高无路我会寻。

〔彩虹累极，哼着，哼着，却伏在桌上睡着了。〕

〔胡标悄悄上。〕

胡 标：（试探地）彩虹，彩虹！（没有动静）

（唱）彩虹话里漏消息，

不由我胡标心惊疑，

分明是，我被捕自新风声漏，

组织上，派人送信去闽西。

怪只怪，保安团长鬼心思，

放我长线钓大鱼；

只怕鱼儿未上手，

先断我这钓鱼丝！

咳！（念白）

到如今，想要隐蔽难隐蔽，

我胡标，未得大鱼钓小鱼！

哼哼，客人呀！

（唱）天堂有路你不走，

自投地狱时运低，

猪肉上砧被刀切，

莫怪胡标把你欺！

今日要借你的命，

作我登云上天梯。

从此夫妻城里去，

安乐窝里把身栖。

（念白）趁她熟睡三更时，

出门报与保长知，

等他带了白军到，

（唱）教你活着不得到闽西！

〔胡标开门，有响声，雨水淋湿门窗，开门出去，把门锁上，急下。〕

〔鸡啼，已是黎明前，屋外疏星晓月。〕

彩虹：（醒来）哎，我怎么睡着了！（取刀欲杀鸡）

（哼小调）

大公鸡呀大公鸡，

莫吵人呀！

……

大公鸡，我俩要分手了，你可要欢欢喜喜呀！

雁姐：（上）彩虹妹！

彩虹：雁姐！

雁姐：起这么早，你忙什么呀？

彩虹：没什么。雁姐，还早呢，你再睡一会儿吧！

雁姐：我得趁早走哇！

彩虹：急什么呀！哎，我标哥回来了！

雁姐：呵！他回来了！在哪里？

彩 虹：标哥！（发觉胡标不在）噢，标哥呢？

雁 姐：到哪里去了？

彩 虹：是呀！他到哪里去了？（踢到地上水瓢，拾起）

雁 姐：（接过水瓢，诧异，发现门窗被淋湿；欲开门，又发现门被反锁，惊讶地）啊，门被反锁了！

彩 虹：反锁了？（拉门）

雁 姐：（自语）好奇怪呀！交通线内出了叛徒，来到这里，又出了这种事，难道……（向彩虹）难道你们这里就是联络点？

彩 虹：是呀！

雁 姐：（一震，旁白）呵，果然是联络点！我走的时候，组织上叫我不要走联络点啊！

（旁唱）

正愁叛徒把网漏，
难道冤家巧碰头？

彩 虹：（旁唱）

莫非因为家有客，
他也放哨在外头？

雁 姐：（旁唱）

半夜出去门反锁，
分明其中有阴谋！

彩 虹：（旁唱）

真假黑白猜不透，
怎不叫人心担忧！

雁 姐：（旁唱）

不管他胡标是人还是鬼，